

主题风

有些秘密不必说

Needless to say some secrets

终于，就这样，
不能说的秘密。

——你是一生……
乐小米

花火青春书系
花火青春书系
第四期

太白文艺出版



目录 CONTENTS

[主题风]

-
- .003. 有些秘密不必说 / 调调
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
- .004. 用六年唱一支歌 / 阿尾皮
什么伤害、背叛，都不是爱情里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夺去一个人再去爱的力气。
- .012. 素颜如水，谁与流年 / 独木舟
还没有懂得什么是爱就被人以爱的名义伤害了，我有责任让你明白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 .026. 风筝与飞在嘉年 / 安柠筱洁
原来将真爱埋葬的，是我们一颗颗不肯原谅、不肯信任的心。
- .038. 空气里的疼 / 蔺染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那么我就索性什么都不给你。

[小编 show]

-
- .056. 花 TV
- .063. 小编部落格

[名人堂]

-
- .065. 每个女孩的心底都住着一个灰姑娘
——华语小说天后明晓溪独家访谈 / 调调
- .074. 移动的图标 / 七根胡
每个学生都收到了一封信，甚至包括司机和校医……竟然还有自己，这简直是太奇怪了。
- .092. 晚香花谢 / 语笑嫣然
可是，那么努力的克服自己在性格上的缺陷，还是没有学会如何表达内心的感情，李晴川，他终究什么也不知道。

有些秘密不必说

Needless to say some secret
终于，就这样，你是我一生的秘密。
乐小米

目录 CONTENTS



不必有些秘密

终于，就这样，
不能说的秘密。
——你是一生
乐小米

.110. 风水师的怪奇邂逅（上） / 白少邪

两个死者，一个目击者，一份遗嘱，还有一个未知的凶手，四个关键词之间形成一条矛盾的循环。

【新人秀】

.125. 待到少年成熟时 / 某笙

如果，我能够少爱你一点点，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消息后，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眼泪成海，心情如殇。

.138. 药 / 洛紫凝

为什么要逃避？你说过的，若命运无法改变就要试着接受。

.149. 断肠曲·七步殇 / 青语

有时候只是一句词，有时候只是一个决定，有时候只是多行一步，有时候只是随手一剑，所有所有都定格成劫数，我逃不掉，霜儿逃不掉，阿晴……也逃不掉。

【花板报】

.170. 花火工作室群魔乱舞系列之：《白雪公主》（上）

.175. 小狮回忆录之黄梁美梦

.177. 心理测试：众小编浴火重生后的选择

【心动阁】

.180. 女生应该懂得的14件事——之7件事（上）

.182. 图书馆：《谁教白马踏梦船》等

.185. 个性影视：《奋斗》之爆料办公室

.187. 音乐：编编混合大推荐

Needless to say some secret

□文／
调调

有些秘密不必说

08年，朋友的生活都有大变化，可爱的学妹安柠筱离开了长沙，死党辣椒在QQ上说要跟男朋友分手了，没有力气再爱了，而我也来到了花火，开始另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渴望在一个个故事里感受作者内心的暗涌：《空气里的疼》中的艳姐对未染说，爱如捕风，爱是虚空；尾巴在《用六年唱一支歌》里说伤害、背叛，都不是爱情里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夺去一个人再去爱的力气；舟舟说，写字给所有内心柔软的人看，写字给所有被亏欠过的人看，写字给所有关心她的人看；而我亲爱的安柠说，生活会好的，帅哥是会降临的，没有什么会把我们打倒。

长沙这些天一直在下雨，这是一个湿答答的城市，其实我一直觉得每个城市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城市里有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在这个湿哒答的城市经历自己的情感，每张嘴角都有隐忍的不愿意说的秘密，大家为爱离开或者留下，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有些秘密不必说，你知道的，我爱你。☺





用六年 唱一支歌

Singing with six years

□文 / 阿尾皮



我一直都叫阿尾皮为尾巴，她总是很乖的样子，找她约稿子，她会很仔细地问清楚要求，然后不用你催她快写，到交稿时间自动冒出头来传稿子给我，就像一个安静懂事的小尾巴，也是贴心乖巧的小妹妹。

——调调

六年之后，我又见到了艾黎。她还是像一支筷子，还是笑的时候只露四颗牙。那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什么伤害、背叛，都不是爱情里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夺去一个人再去爱的力气。

若只初见，只若初见

艾黎在一个阳光洒满阳台的初秋日子洗衣服，朝嗑瓜子的我描述安博。

“你知道尼古拉斯·凯奇吗？”

我说知道，她笑着转过头看着我，“有个影评人说，尼古拉斯·凯奇的眼睛背后藏着另外一个人。安博的眼睛，也藏着一个人。”

那一刻，艾黎的脸蛋，迎着阳光，晶莹得像一块暖玉。我终于见识到，这个刚进学校没满两个月就已经誉满天下的系花让人震惊的力量。

之后的大约一个星期，那个眼睛里藏着人的安博，活生生来到了我面前。我的手被激动的艾黎拽得生疼，眼睛却无法离开安博。

他有一双低得离奇的眉，硬硬地压着眼睑，大而色淡的眼仁被关在下面，似乎很透明，可又像隔着一块玻璃。他个头很高，低下头和我们打招呼，额前不算很长的头发垂了下来，软软的，根本搭不到眼睛，却让人忍不住想帮他挡开。似乎，生怕因为那些发丝，错过了他的一个神色。

那一整个下午，艾黎笑得很不平凡。她平时的笑从来很隐忍，微微翘起嘴角和上嘴唇，小心翼翼地露出四颗好看又小巧的门牙。可是，那个下午，我连她的虎牙牙尖有多少度角都看清了。

晚上，艾黎跷着脚丫趴在我床上抱着我的小熊哼着小调。我的心不在焉从四级单词书里蔓延出来，“你干嘛不向安博告白？”

艾黎的答案脱口而出，“我告白过了，他说，如果先遇见我，一定会和我在一起。”

我的惊讶还没来得及出口，艾黎的话依旧一丝毛刺都没有地溜出来，

“他的女朋友我见过，很完美的一位姐姐。比我更适合他。”

我安静了下来。我觉得我没必要继续说话，更没必要告诉艾黎，在她跑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安博对我说他有两张电影票。

用六年 唱一支歌

熄灯的时候，我重重地合上单词书。就像合上一双藏着很多个人的眼睛。

空气也会让人恍惚

如果安博真的和四级单词一样枯燥，可能事情会简单很多。可惜我在四级单词里漫不经心的时候，一条内容为“我是安博”的无名短信就让我心惊肉跳了一个中午。

很难解释是因为那双尼古拉斯·凯奇的眼睛，还是因为十月的空气释放着爱情，我将安博的名字改头换面地录进了电话本。之后的大约一个星期里，我脸上挂着的表情几乎连傻子都看得出是来源于恋爱。

艾黎神秘兮兮地绕着我转，问我到底看上了谁。我却无法告诉她，对方是那个连电话号码都不肯告诉她的安博。

11月11日，全国的光棍都在狂欢，我却出去约会了。学校的露天电影院在放电影，安博的邀约在持续三天之后终于让我无法拒绝。

那天的露天电影院，在黑暗中躁动不安。荧幕上的内容根本无法深入人心，每个人都在期待自己身边能够发生一些什么。就好像坐在安博旁边如同一只蹲在狐狸旁边的兔子一样的我，微寒的天气里手心热得发潮。我记得他的眼睛，在我盯着屏幕的时候，悄悄地落在我脸上。我很想骄傲地笑，却假装毫不知情。

当我回到寝室的时候，已经临近熄灯了，寝室里的气氛凝固得像一块冻硬了的蜡。一个室友小心翼翼地过来告诉我，在露天电影院门口检票的学生会干事，是艾黎的高中同学。

这是一个小得随时能让秘密穿帮的学校。

一个电话从露天电影院门口打来，之后没有人知道艾黎去了哪里。门禁的时间一秒一秒地逼近，没有人敢睡觉，我呆呆坐在床上，心底的欣喜和甜蜜荡然无存。

黑暗来临了，我安静地躺在床上，听着艾黎轻巧而熟练地爬上我的床铺。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安博失恋了呢？”

艾黎声音压得很低，却分明像个响雷。她没等我接话就继续趴在我耳边说：“安博说，你的一头长发很像那个姐姐。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你有些地方，真的



很像她。他说，现在只有你能安慰他。”

在我的沉默里，艾黎搂住我，用她湿答答的脸和声音贴住我，“我知道你一定喜欢安博。谁会不喜欢他呢？我求你，帮我好好安慰他。他真的很爱那个姐姐，他一定很伤心。”

那天晚上，我把艾黎拉进我的被窝，任凭她搂着我哭到睡着。然而，我却不知道该相信安博在露天电影院的那个吻，还是艾黎嘴里我身为代替品的地位。

是王后就一定会归位

翻过四级的考试，日子突然就风轻云淡得不行，一天一天像泡沫一样消散得轻易。

艾黎已经持续三天对我寸步不离了，就像她六个月前对我做的一样。只是时隔半年，有点想起李清照的旧句子，物是人非。那时候，她缠着我，一口一个安博。现在，她缠着我，丝毫不敢提。那双藏着什么人的眼睛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像一块擦不干净的污点。

三天前，安博的那位女朋友突然闯进图书馆，坐在我的斜对面——安博的旁边。她确实有一头长发，可那怎是我的头发能够匹敌的。乌黑，一根根带着未经熨烫伤害的生机，柔顺却神采飞扬。她的眼睛绕着一团安静的雾，泪从削尖的脸颊静静地打到桌面上，滴滴清脆。

那一刻，我终于知道以艾黎的姿态和傲气，为什么还能对安博无欲无求了。这两个人似乎本来就不应该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他们仿佛就只是到民间来走一遭的王和王后。

我不知道艾黎嘴里的“姐姐”遭遇了怎样的伤害，但是她最终还是拥有了安博。当安博对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真的伸手，去挡了挡他额前搭不到眼睛的头发。我想，如果用伤疤能够换回这个男生，也许我宁愿被世界上的所有利器割伤。

天的颜色又开始蓝得接近黑色，金星和月亮不远不近地靠着。电脑里的周星驰全集几乎快被我和艾黎看完了，她软绵绵地问我晚餐想去吃什么。我望着她有些诚惶诚恐的脸，有些愧疚。在我和安博分手的当天，她在我面前雀跃安

博终于能和姐姐和好。我用最大的力气吼了她，我愤怒于她对我不顾死活，我把这段注定会失败的爱情归咎于她逼迫我接受。

其实，我和艾黎一样清醒，安博的世界里从来都有王后摄政，怎么可能容得下我们这些佳丽三千。

终于，我在日记里写，六个月零七天的感情，每一天都像恩赐，每一天都像最后一天。然后和艾黎和好如初，我抱着她，像抱着一根筷子。那一瞬间，我发觉我的伤痛和她的比起来，简直就是一张创可贴就能解决的程度。

阿猫阿狗粉墨登场

艾黎和我形影不离地来到院学工组，在学生手册上双双盖下大四的报到章。出门的时候，满地都是经过暑假分离后重聚的火热情侣，几乎林荫道上的树都成双了。

安博研究生毕业了，留在了城里一家很大的公司，和学校隔着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而姐姐却去了一个遥远的海滨大城。艾黎说，现实为什么总是那么残酷地分开相爱的人呢？

我没有办法解答她，只是想起那双曾经深深俯视我的眼睛就心底一阵紧促。

当“折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千纸鹤可以许愿”的谣言传到我们寝室的时候，艾黎已经折了 200 多只了。她用很大的箱子装它们，每一只上都写着安博和姐姐的名字。我看着她不停忙碌的手指，实在没办法把安博不停更换的 QQ 号告诉她。因为那些 QQ 号总是记得把我加上去，却始终遗忘艾黎。更因为那些 QQ 号的个人签名上总是浮现不同的“老婆”姓名，QQ 空间里的照片更是阿猫阿狗不一而足。

可是，显然安博没有打算就此安静。他时不时，会用最早的一个 QQ 号，给艾黎留言。从“你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到“论文要找足十条外文资料”等等，任何一个标点，都能让艾黎的神色恍惚好几个星期。

其实所有人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主动出现在艾黎面前的何止阿猫阿狗。然而就算某个我们一致认为出色的男生，艾黎都脸带嫌恶，不出三个回合就鄙视地拒绝了。



用六年 Sing with six years 唱一支歌

六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母校。她依然那么
更孩子气，还是美的时候只露出浅浅的
那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什么信任，什么
都不是像信里写的那样，都是骗人的。北京之
个女同学多给力。

用六年 唱一支歌

在她拒绝第N个男生之后的那个晚上，我焦躁得口不择言，“你就打算一辈
子背着安博这个幻想活下去？”

艾黎眼睛没离开手中的纸鹤，“有什么不好？”抬头，翘起的上嘴唇一丝惨
然的笑。晚上，她睡在我对面床上给我发短信，说，你知道么，我看到男生的眼睛，
就觉得他们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几天之后，安博打电话到寝室来，问艾黎要25岁生日礼物。后来艾黎捧着一
块黑水晶回来，她说黑水晶能够帮助事业。

我看着那块水晶，觉得它像镶在艾黎黑色眼珠里的一块魔障。不知道我的
心底，是不是也有那样一块。

啼血的是夜莺还是杜鹃

写论文的时间很忙乱，找工作也很忙乱。艾黎比我从容了不少，因为她被
保研了。于是，当年在安博和姐姐身上的分别，就那样无声息地降临到了我们
头上。慌慌乱乱地，连个认真的告别都没有。我在开往另一个城市的火车上时，
艾黎在和新导师座谈。

我在新的城市里朝九晚五，然后遇到了一个眉目明朗的家伙。他的眉毛和
安博一样浓烈，却高高挂在额头下，和眼睛天南地北地隔着一道艳阳。当我拒
绝他的第七次邀约时，他皱眉站在雨天里，却依旧让人觉得温暖。

于是我妥协了，比起安博的眼睛，这双眼睛能够让忧郁都变得简单。他眼
睛后面，是他的心，干净得像随时能够让人握在手心。

安博和姐姐结婚的消息，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传了过来。艾黎的声音在
电话那头听不出悲喜，只是淡淡说：“你回来一趟吧！他要我请你来吃喜酒，你
就当来见我我吧。”

于是，从第一次见到艾黎之后，时隔六年，我们又坐在学校的篮球场边。
她还是像一根筷子，还是笑的时候只露四颗牙。那时候我才终于明白，什么伤害、
背叛，都不是爱情里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夺去一个人再去爱的力气。

那个干冷得足以摧残梧桐的冬季阴天，我又看到了安博的眼睛，它们还是
一样被压在眉毛下。姐姐乌黑的头发挽成了发髻，白纱下的脸蛋完美得像雕塑。

Singing with six years

然而，当艾黎穿着一袭镶着亮片和水晶的礼服出现在婚礼宴会厅的钢琴旁时，连豪华的顶灯都不得不黯然。

一首《我愿意》，六年前新生聚会上艾黎唱过一次，高音部分她破嗓了，然后尴尬得快哭起来。这次，她竟然意外地没有破嗓，整个过程婉转得完美。唱完之后，她抱着话筒说，“六年前，安博哥哥说这首歌适合婚礼。我练了六年，终于能够完美地唱完它。”

我没有办法看到身边安博的眼睛是不是有闪动一下，更没有办法看到安博身边姐姐的脸是不是有不快的影子。因为我的眼泪早就把睫毛膏化开了，像一团横亘在心底的黑水晶。

宴会结束后，安博站在门口送宾客，他对我笑了笑，说了一声谢谢。我不知道他的谢谢针对什么，也不知道他眼睛里的歉疚，背后藏了多少秘密。

我只记得我对艾黎说，希望那首她用六年时间唱响的歌是一片尾曲。毕竟一幕电影不结束，就永远无法放映下一场。

应该，是一个忧伤、疼痛，却夹杂幸福的故事。应该，是一个深情、执拗，却夹杂天真的女生。所以有了艾黎。一个被某一阵爱情困住的女生，像一只被碗扣住了的蚂蚁。

至于安博和那位“姐姐”，则是我“人外有人”的渺小信仰。有些人，生来是抹煞人的勇气的。抹煞人爱的勇气，也抹煞人不爱的勇气。无论我们如何优秀，但遇上这些人，就像张爱玲遇见胡兰成，我们只能低到尘埃里，唱一首我什么都愿意，啼血也甘心。 

编辑 / 调调





素颜如水，谁与流年

□ 图片提供 / 柳翎
□ 文 / 独笑翁

[一]

我怎么都没想到会在净果甜品里遇见陈森墨和他的新欢！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女生，穿黑色长筒袜，亮黄色的高跟鞋，眼角眉梢都沾染闪粉，眼光流动，满室升温。我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她来说，我确实不像个女生。

落地玻璃上映着我灰头土脸的狼狈模样，乱七八糟的头发全靠头上那顶棒球帽遮挡，为了避免被他们认出来，我还特意压低了帽檐，灰白色的牛仔褲下面是一双穿旧了的黑色匡威帆布鞋。最重要的是，我从来不化妆，并不是对自己的容貌有多么的自信，其实，睫毛膏，眼线液，那些玩意儿我全有，我解释说：不化妆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懒。

为了这个事，森墨跟我吵了好几次，他本来是很有修养的男生，对着我也就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语气劝说，你是女生啊，有哪个女生是不爱漂亮的，你就不能修修边幅？

倒是我起高腔，怎么啦，我不修边幅妨碍你了吗？喜欢美女你就去找，我绝对不拦你。

其实我也只是戏言和气话，没想到不久之后他竟然真的向我提出分手。我记得那天他带我去郊区骑马，黄昏的时候他看着太阳下山的方向，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见他对我说，被污染的城市里不配有如此美好的景色，簌簌，正如我不配拥有如此美好的你。

他始终没有回过头来看我，所以他理所当然的不知道他眼里神经大条的孔簌簌在他镀满夕阳

作者简介：

独木舟，双子女，O型血。

分裂，时而歇斯底里，时而不动声色。

写一些故事给你们看，希望你们喜欢。

写字给所有内心柔软的人看，写字给所有被亏欠过的人看，写字给所有关心我的人看。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那么多需要删除的东西，生命布满斑斑劣迹，需得费心擦拭，才能换来素白无瑕。时光一直前行，能在你们的生命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于我，已是欢喜。



余晖的背影后面泪流满面。

面对他的选择，我只将指甲掐进了掌心，没有开口，更没有挽留。

不久之后听好友说他身边有美女出现了，我忍着悲伤装作八卦的样子随好友们一起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果然看见他牵着一个女生，虽然隔得比较远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光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有多开心，我想，那应该就是在爱情里了吧。

鼻子里酸酸的，我凝一下神，满不在意地吆喝大家走啦走啦，有什么好看的。好友们知道我心里不舒服，想着办法哄我开心，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一点都不漂亮，走路还是内八字。还是簌簌这样最好，陈森墨是脑袋进水了。

被众人簇拥着的我只是笑笑，明白那不过是大家安慰我而已。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但是我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是真正的美女，能把白衣服都穿得那么好看，没有姿色是做不到的。

回去之后我在QQ上对森墨说，我看见你女朋友啦，真漂亮。他发了一个微笑的表情给我，簌簌，其实你也很漂亮。

我懒得跟这么虚伪的人说话，直挺挺地往床上一躺，想起他曾经说过要给我快乐……不是说了不难过了，为什么眼泪会流呢。他曾许给我快乐，于是我不能不快乐；如今他拿走了给我的爱情，我便独自收留我的爱情。

可是为什么，要让我在这么尴尬的场景下，遇见他呢？

【二】

他们就在我旁边那桌坐下来，我努力把头压得很低，可是锦笑那个白痴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了，四处环视了一遍之后惊喜地发现了匿藏的我，兴高采烈地叫了一声，簌簌！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两个大字，丢脸，她拖着身边的人朝我走来，在我对面落座，面对我愤恨的眼神一脸无辜。

直到森墨叫我，锦笑这才明白，她的脸色忽然之间就变了，不冷不热地转过脸来对我说，不要理他，始乱终弃的家伙。她身边的男生看了我一眼，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锦笑你疯了啊，乱说什么啊。

大概是觉得别扭，森墨匆忙带着他女朋友走了，临走时他跟我打招呼，那

个女生还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似乎质疑我跟她居然先后经历同一个男朋友这个事实。说实话，我有点心虚了，被美女瞪一眼要比被丑女看一天更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

锦笑对着他们的背影摆了个不屑的表情之后介绍她身边那个男生给我认识，纪善言，我妈妈的同学的儿子，刚从英国回来过寒假，我妈妈叫我陪他玩，你不介意的哦？

我还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面，随口应了一声，那个男生好奇地问，刚刚那个是你男朋友哦？我闻言一拍桌子，瞪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都——过——去——了！

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他的样子，真好看，不同于森墨那种艳阳般灼目的光彩，他周身笼罩着一种平和的、安宁的气息，如同夜晚温和的月光，动人却不带锋芒。他对我歉意地笑了笑，伸出手来，很高兴认识你。电光火石间，我的手心里氤氲一片潮湿。

后来的日子，因为锦笑要偷偷跟男朋友约会，就把纪善言这个包袱甩给了我，面对我的愤怒她讨好地说，我请你吃饭，我送你最新款的棒球帽！再说了，你跟他走出去又不会丢脸，便宜你了。

我承认我是个很容易就被收买的人，我检讨。

七夕的晚上街上有很多情侣，整个城市一派喜气洋洋，我和纪善言穿梭在人群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我向他解释，七夕就是中国的情人节……他微笑着打断我，簌簌，这个我知道，牛郎和织女在今天相会。我点点头，没错，就是这样的。

有小孩子凑过来叫他买花给我，我看得一脸通红，连连摆手，他却二话不说打开钱包买了一束蓝色妖姬给我。我捧着那束花尴尬地望着他，他不以为然，簌簌，这不是真正的蓝色妖姬，真正的蓝色妖姬最早来自荷兰，是一种加工花卉。它是用一种对人体无害的染色剂和助染剂调合成着色剂，等白玫瑰快到花期时，开始用染料浇灌花卉，让花像吸水一样，将着色剂吸入进行染色。

但是……他说到这里又忍不住绽开招牌微笑，但是簌簌，今天是七夕，你的手里怎么能够没有花呢，凑合一下吧。

我问他，善言，你在英国有没有喜欢的人？他摇头，感情不是那么随便就

A young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short-sleeved button-down shirt, a dark tie, black trousers, and white sneakers, stands on a grassy lawn.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his left. In the background is a building with large windows and a brick wall. The overall tone is soft and slightly desaturated.

素颜如水